



闻 章 / 著

河北教育出版社

静思录

解习习

闻 章 / 著
河北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韩羽 / 闻章著. — 石家庄: 河北教育出版社, 2006.2

ISBN 7-5434-5718-0

I. 韩... II. 闻... III. 韩羽—访问记
IV. k825.7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000014 号

编辑总监 / 张子康

责任编辑 / 康 丽

文字总监 / 郑一奇

装帧设计 / 肖 辉

制 作 / 宋东方

出版发行 / 河北教育出版社

(石家庄市友谊北大街 330 号)

出 品 / 北京颂雅风文化艺术中心

印 制 / 北京图文天地中青彩印制版有限公司

开 本 / 889 × 1194 1/16 16.5 印张

书 号 / ISBN 7-5434-5718-0/K · 282

出版日期 / 2006 年 2 月第 1 版 第 1 次印刷

定 价 / 38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法律顾问: 陈志伟

目录

4	缘起·····	
7	堂邑·····	
10	没喝“迷魂汤”？·····	
13	在泥土里滚爬·····	
17	小郭庄·····	
19	看戏·····	
26	听书·····	
29	看庙·····	
34	画棺材·····	
37	启蒙者·····	
47	辍学·····	
50	二进临清·····	
53	学徒·····	
61	慕善戏园·····	
63	又“偷”又“抢”·····	
68	“土可杀而不可辱”·····	
73	为了京胡·····	
76	始则围圉焉，少则洋洋焉·····	
80	累了个死，也高兴了个死·····	
82	尴尬人难免尴尬事·····	
84	微服私访·····	
87	电话·····	
89	又是揪心事·····	
91	食、色，性也·····	
95	黄粱梦·····	
98	当了拉幕的·····	
102	与群众打成一片·····	
104	种棉花·····	
106	胡聊闲侃·····	
108	定要无米为炊·····	
111	又是“食、色，性也”·····	
115	赌气篇·····	
129	跳槽·····	
135	惊弓篇·····	
146	出了这校（干校），进了那校（工艺美校）·····	
206	赶了一趟“洋集市”·····	
211	鸭子上架·····	
215	“趣”和“土”·····	
243	半橱书屋·····	
248	方寸中大有天地——书法·····	
258	遛弯儿，其乐无穷·····	

缘起

初见韩羽，是在一个夏天。为了进一步了解，把动画片《三个和尚》和他的部分绘画、书法作品重新看过，更加感觉到他活路精到，思路别致，作品别有生趣。美学家王朝闻曾说：“韩羽作品之趣，往往出人意外，故其趣也浓。”也许正因为这“其趣也浓”，《中国现代美术全集》国画卷、漫画卷、书法卷、插图卷同时收录他的作品。该书是一套荟萃上一世纪美术界顶尖人物作品的大著，能被选入其中一卷就不简单。韩羽却连中四元，顿觉此人高峻峭拔。而且他刚刚得了鲁迅文学奖。鲁迅文学奖，作家人人仰目，但苦于夺冠不易。书画家韩羽，不争不竞，首届鲁迅文学奖不招自来。一法通时法法通，看来韩羽果然有些真本事。

进得居室，恍惚间便见一尊“佛”高踞木椅，裸胸袒腹，洒洒然恰如弥勒。这便是韩羽。见有生客，韩羽忙把身边的圆领老头衫拎来，胡乱穿上，站在一旁，让我们先坐。我连看他有好几眼，总感觉有哪儿不对劲。虽说有几分弥勒趣味，但到底不像高人雅士。下身一件松松垮垮的大裤子，上身一件圆领老头衫，随便极了。穿戴随便倒也罢了，不想长相也随便：身材不高，土头土脑，后脑平平扁扁，前脑钵儿头锃亮。说起话来更随便，再加上浓重的山东腔，怎么看怎么像村夫野老，并且还有几分孩子气，难怪他夫人说他是“老土”。

读韩羽的《当个大人物活得真累》：

浏览《中国剧目辞典》，《淝水之战》赫然入目。睹影而知竿，可

想见风樯阵马之概：苻坚大军，丢盔弃甲，风声鹤唳，草木皆兵。东晋劲旅，天堑飞渡，崩浪奔雷，追亡逐北。戏台上的谢安、谢玄，运筹帷幄，决胜千里，千钧一发，力挽狂澜，真真一代风流人物也。

忽地想起两本书，一是《世说新语》，一是《晋书》。

《世说新语》：“谢公与人围棋，俄而谢玄淮上信至。看书竟，默然无言，徐向局。客问淮上利害。答曰：‘小儿辈大破贼。’意色举止，不异于常。”

谢安怎地了？本应“忽报人间曾伏虎，泪飞顿作倾盆雨”，竟“意色举止，不异于常”。

再看《晋书》“既罢（棋），还内，过户限，心喜甚，不觉屐齿之折。”原来谢太傅是弄玄虚，在做戏，这一回是做给围棋的客看的。《世说新语》的作者被他瞒过了。

戏方唱罢又登场，当个大人物，活得真累。

我恍然大悟。韩羽之“不像”我想象中的韩羽，实在是他不想活得太累。他不是活给谁看的，他是率性而活，因此他才天真得像孩子，固执得像孩子，有趣得也像孩子。其作品也是率性而为，因此才富有真趣真意。真性情得大自在，大自在才更有真性情。正如黄苗子先生说韩羽：“似村而雅，土极



而洋到了家。”

韩羽的作品和韩羽本人一样，也常常被误读。有人说好，迷到痴狂；有人斥拒，大摇其头。也许只有懂了韩羽本人，才能真正读懂他的作品。这便是我走近韩羽的初衷。

堂邑

履历表上籍贯一栏，韩羽填山东聊城。这没一点儿错。但韩羽总觉得聊城两字不如堂邑亲切。好比堂邑是一个捡柴禾的农家小姐儿，笑嘻嘻地站在地埂边，鼻涕也许没擦干净，但那股乡土气息，着实逗人。而聊城，则如一个后爹，亲则亲，但总隔着一层。



韩羽说：“看着这些上学的孩子，想起60多年前，我也背着书包每天来往在这条街上。”

堂邑地处山东省西部，很有把子历史。据说，孙臆、庞涓曾交兵于堂邑东南。堂邑虽古老却是个穷地方，遍地薄沙和盐碱，县城也破落得像个大叔子。有民谣曰：“堂邑县，破猪圈，砖头瓦块一大片。”对此，韩羽说：“我倒认为颇可自豪的是出了一个要饭叫化子——武训。”

说起这武训来，很像戏台上的丑角儿。可这个丑角儿，却是“惊天地，泣鬼神”。“自残自贱，千方百计，集资兴学。在长达三十多年的时间里，他食无定餐，宿无定所，到处乞讨。或是当牛做马，出卖劳动力挣钱；或

是要把戏、竖鼎、吞食蛇蝎，招人乐捐；或是攒钱买田，子母生息。他不娶妻、不生子，亲戚朋友断个净，一心当个‘义学正’”（《武训研究资料大全》）。含辛茹苦，锲而不舍，三十年如一日，终于建成了柳林“崇贤义塾”、馆陶杨二庄义学、临清御史巷义学。

对于武训兴办“义学”的意义，《武训研究资料大全》序言中如是评价：“作为一个人，武训生在社会上，并没有什么特殊之处。但武训的特殊遭遇及其灵感却反映了一个普遍的社会现象。因为在我国漫长的封建社会里，总是地主有文化，农民没有文化，而且封建地主阶级不仅在政治、经济上压迫、剥削劳动人民，在文化方面劳动人民也受尽了地主的欺骗。武训‘扛活被人欺’，‘修个义学为贫寒’的呼喊，是劳动人民不甘欺侮，要求文化翻身的共同心声。他含辛茹苦，‘设学三州县’，是中国文化教育史上亘古未有的业绩。”

因为“武训的兴学，不会从根本上解决劳动人民文化翻身的问题”，“百余年来，人们从不同角度透视武训，由于所持的尺度不同，对于武训的评价也不尽相同”。比如清朝统治者对武训的褒奖和歌颂，“基本上是立足于维护封建统治秩序的”。比如“辛亥革命以后，武训被誉为中国教育事业的楷模，为现代教育家所效法”。比如“解放以后，1951年春天在我国文化教育界展开了一场大规模

武训像



的、影响深远的对武训及《武训传》电影的批判”，提出“不足为训的武训”，“为武训扣上了‘大地主’、‘大债主’、‘大流氓’三顶帽子。从此，武训便成了一个死有余辜的历史罪人”。又比如，粉碎“四人帮”之后，又提出了为武训平反的问题，“需不抱任何成见加以重新研究”，“客观地评价武训及其历史地位”。

一个要饭叫化子，百余年中竟引起了如此壮阔声势，对这位乡贤，韩羽能不引为自豪？说来说去，说跑题了，再回到堂邑县。解放初期，堂邑县因武训其人改名“武训县”，后因武训被批倒批臭，不但没了“武训县”，连“堂邑县”也不见经传了。堂邑成了聊城的一个区镇。

韩羽的籍贯只得填聊城。

没喝“迷魂汤”？

1931年，韩羽生人。

在堂邑东街，韩家算得上大户：几十亩地，几十间房，一名长工，两家佃户，农忙时再雇几个短工。过秋过麦，满载的牛车驴车，醉汉般从地里晃到街上，深深的车辙拐来拐去拐到韩家场院。逢年过节，有好吃好喝，进进出出，主人有长衫穿。在一般人家眼里，韩家是气派的。

这气派源于韩羽的爷爷。爷爷之前，韩家住在小臧庄，虽说小臧庄距堂邑只有三里远近，但跟堂邑属两个世界。韩家穷，穷到爷爷这辈，决心要变一变。怎么变？靠勤靠俭。活天天干，但饭不是顿顿吃，常常是半饥半饱。攒下钱来放高利贷。每年暑天，爷爷穿着汗湿的布衫，往返于这村与那村之间，前去讨债。常是蹲在窄窄的门洞里，等主人回来。借贷户在屋里吃棒子面饼子，爷爷啃的仍是坚硬如铁的高粱面窝头，偶尔还讨要借债户的一碗米汤喝。成为小臧庄首富之后，韩家迁居城里。弃下的土坯小院，长些闲草，住些野雀。儿时的韩羽，时常到那里玩耍，那时的沙土已经淹没到后墙的屋檐了。把家搬到城里，爷爷便一病不起。遗下很厚的银钱，带走的是三十多岁的年纪。

父亲韩鸿魁，韩家独子。口袋里随时能摸到洋钱，活得洒脱、自在。他粗通文墨，迷书迷戏。太太生下两个儿子后，得病死去。韩鸿魁再娶，娶来的太太便是韩羽的生母。

这天三姨带韩羽在院子里玩。韩羽生来好动，走路还打趑趄，便逐狗追鸡，



(右)母亲(左)三姨

不知闲一霎儿。三姨手里纳着鞋底，任韩羽或走或爬。忽然，三姨高声喊起来：“二姐，你看，这孩子会画画哩。画得都是戏出哩。”此时的韩羽，趴在地上，手捏一支木棍儿，正沉浸在胡勾乱画之中，一边画

一边还“呀呀”乱叫。三姨说：“这孩子投生时八成是没喝迷魂汤！”

没过几天，这事便传遍堂邑。说韩家三小生来会画画儿，头天父亲抱着听戏，第二天便画戏出，一边画还一边唱哩。父亲听后，脚步直发飘，如喝三两老酒。儿子好比是爹种出来的一棵高粱，自然愿意他又高又直，早晚能结大穗。既然都说这孩子是好苗儿，那还能有错？于是，父亲买笔买纸买颜料，说“三老偏（儿时韩羽把头型睡扁，因此有此雅称），学画画儿，长大了当个画儿匠！”

韩羽能书能画，且又能文。我想，这真是个好老头儿。为他作传，省多少事情！得多少便宜！写不过他，只管抄他的好了：

直到现在，母亲仍时常提起（韩羽的母亲活到94岁，2002年去世。韩羽的文章写于这之前），我还在不会说话时就“咿咿呀呀”地爬在场院里画“唱戏的”了。对此，我一点印象都没有。我说母亲他们是少见多怪。因为一个小孩子随地乱画，本是出于本能的一种游戏活动，有何出奇之处？天下事总是那么难以言说。就说这“少见多怪”吧，有的为此倒了霉，也有的为此沾了光。我就沾了这“少见多怪”的光。乡下人无知，凡是遇上不可解的事，都要从迷信上找答案。我就听三姨不止一次地说过：“这孩子画画是天生的，八成是投生时没喝‘迷魂

汤’。”越说越神，结果三里五乡的人都知道堂邑东街韩家的小孩天生地会画画儿了……

提到儿时之事，并非沾沾自喜，反之，既惭且愧。时到如今，岁月蹉跎，竟至一事无成，不能不有“仲永”之叹。我所以又提起“这把不开的壶”，是我忽然悟到我的一生与绘画结缘，竟是始由“迷信”而来，想来岂不有趣？（《沾了迷信的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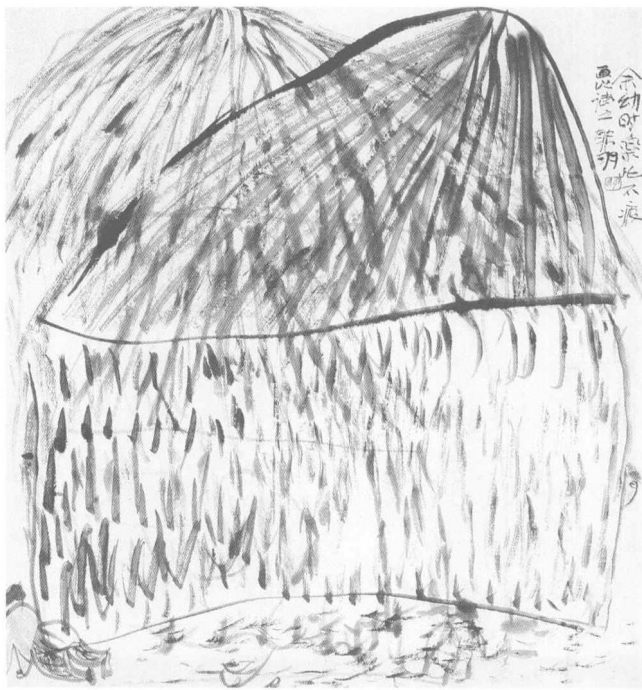
“既惭且愧”，只此一句，便闻其声而知其人了。年轻时尾巴翘得天高，拿着绣花针当棒槌；到了老年，反倒说“一事无成”了。是真的谦逊，还是杂有几分矫情？看韩羽老头儿的创作心态，矫情全免，谦逊嘛，也未必全是。不见老聃所说“不自见故明，不自是故彰，不自伐故有功，不自矜故长”？老头说“一事无成”，无乃背面敷粉？

瞧这老头儿，真逗！

在泥土里滚爬

一年四季，田野里青青黄黄。青是什么？小麦、豆子、玉米……黄是什么？还是小麦、豆子、玉米……是青还是黄，随着季节变。

捉迷藏



在庄稼的青青黄黄中，孩子们也如水葱那样疯长，去年还很合适的裤子突然短了一截，鞋子也露出了脚趾头。韩羽也和其他孩子一样，烂着眼边儿朝着“嘎”处疯长。不但疯长，而且疯玩。光着脚丫子跟孩子们一起到处疯跑：扒瓜掠枣、蹿房越脊、藏猫捉狗、打架骂娘……除了玩，韩羽还要遵从爹娘的派

遣，到地里、场院里干小孩子能干的活。但干活是不是另一种玩？比如韩羽跟着四姨到麦地里去挖野菜：

麦苗刚刚漫过老鸹，绿油油一望无边，风一刮，一起一伏，像水波浪。麦垄里，土又松又暖，躺在上面舒坦极了。太阳晒得浑身痒痒，从麦梢缝里瞧上去，是蓝天，是白云，瞧着瞧着，那白云慢慢地似乎像要盖下来了，一眨眼，倏地又飞回了原处。

只有春季才有的叫着“光棍多苦”的鸟，边叫边飞向官道北去了。在老远的官道北，一个小孩高声地与鸟一对一答：

“光棍多苦。”

“你喝糊糊。”

“光棍多苦。”

“你想媳妇？”

……

突然四姨喊起来：“还不爬起来挖野菜！”

回到村里，站在家门口支起耳朵听，是意料中的四姨的照例的话：“他光玩了。”母亲说：“今儿不让他吃饭。”（《姥姥家》）

捡粪本是独自个儿的事，孩子们偏喜凑在一起：

到现在我还常常想起小时候捡粪的情景。我有个伙伴叫二狗。每当背上粪筐，抄起粪叉，总要拐到二狗家门口：“二狗，走！”于是二狗也背上粪筐，抄起粪叉，有时嘴里还嚼着什么，“走！”

我们的粪叉不光用来捡粪，还可当拐棍拄，可以斗狗，可以挖田鼠……我们俩谁也离不开谁，彼此发誓，要在一起捡一辈子粪。可是，如果二狗先瞧见了粪，捡了去，我又不免懊恼地想，没有他多好，这粪不就归我了？

有时光顾了挖田鼠，忘了捡粪，天晌午了，筐里还空空的，这注

定了是要挨骂的。怕人看见，一路上总是躲着人走。进了家门，飞跑到粪坑旁边，假装着往里边倒的样子，直到这时才能出一口长气，总算交代过去了。

如果捡到一满筐，一进街口，就会听到几句赞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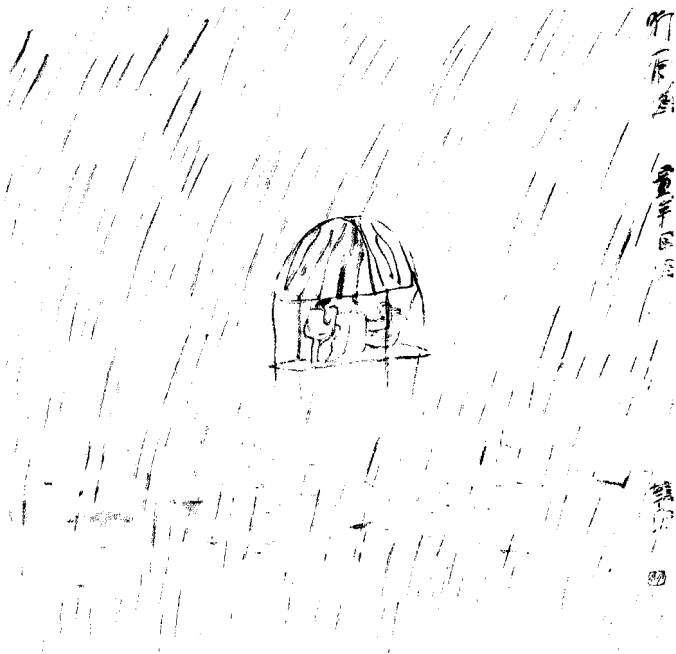
“瞧人家这孩子，捡了这么大筐粪！”

“咱家的孩子两个也比不上人家一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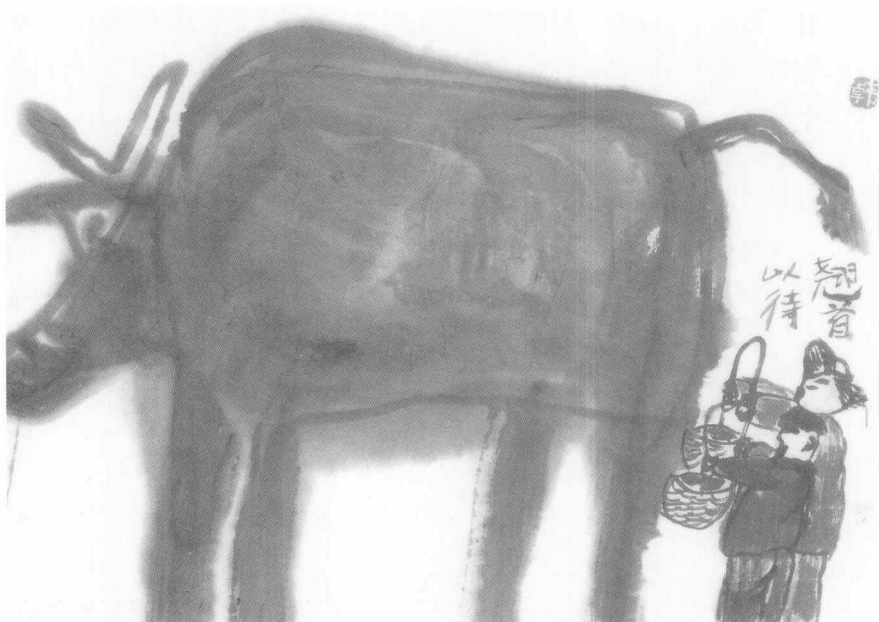
我们脸上淌着汗，眼里辣乎乎的，顾不上擦，也不愿擦，弯着腰，低着头，吃力地背着粪筐，似乎什么也没听见。有时还要绕远路，多走几条胡同，为了赞声，沉重的粪筐算什么！到了家里，故意将粪筐放在显眼的地方，有时还要高叫一声：“娘，快来帮我把粪倒了！”

遇上大车队，可就是一场拼命了，所有的捡粪的孩子都拥了上来，你争我夺，吵吵嚷嚷。开始是用粪叉抢着装。接着又用粪叉往自己跟

瓜棚听雨



前搂，先霸占住，然后再往筐里装。更有机灵的，一见牛尾巴撅起来，立即举起筐向牛屁股凑去，大家照样仿效，往往一个牛屁股底下挤着三四个粪筐。有一次碰上了一个“蹿稀”的牛，粪像稀汤一样散射出来，大伙笑着骂着四



翘首以待

散躲开，抹抹脸，吐口唾沫，又急忙跑向另一个牛屁股底下去。

冬天的野地里比家里还暖和，犁过的地是松软的，太阳光像针一样刺得脸上发痒，一躺下舒坦得直想困。躺够了，又一起比着翻跟斗，捡粪的事早丢到脑后了。如果碰上邻村捡粪的小孩，二狗会首先叫起阵来：“敢过来吗？”“怎么不敢？”“来，瞧胜三爷的飞镖！”一块土坷垃飞了过去，接着，又一块土坷垃飞了过来。飞来飞去，手不赶劲了，粪叉成了最得力的武器，互相掘起土对撒起来。进进退退，大呼小叫，直到都出了一身大汗，成了“土地爷”，精力发泄够了，也就心满意足地收场了。（《捡粪》）